

三十七

42
35
42

黃巢之亂

王建據蜀

準貴

潘鎮之亂

楊行密據淮南

鑑紀正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七

黃巢之亂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爲
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加草木之有
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
號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磴蓬實爲麩
玄一視葉爲藿或更衰羸亦難采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隣境
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間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
一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
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
於府庫也或稅租之外更有它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

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竝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冬十月以吏部侍郎鄭畋戶部侍郎盧攜竝守本宮同平章事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



二年 初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為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嚼從容良久而退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實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夏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眾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芝所敗冤句人黃巢亦聚眾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羣盜侵淫剽掠十餘州至于淮 多者千餘人

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丞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為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乃以威為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

三年春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弓鼓板以備羣盜 三月以

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宋威擊

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

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亦三日州縣奏仙芝尚

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皆忿怨思亂八月仙

芝陷陽翟邾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

由之弟也又命昭義節度使孟勣將步騎五千及義成為

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宣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

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

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

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 九月丙子王仙芝陷

汝州執刺史王鐸鐸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擊

家逃之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

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擊仙芝

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十一月王仙芝攻鄧

復二州陷之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

淮南節度使劉鄩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鄩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據兵斷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瑒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瑒為招討使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羅進士也王鎰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

約歛兵不戰許為之奏官鎰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千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暮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鎰渥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坵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譟謀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犇鄂州敕使犇襄州餘為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

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 三月黃巢陷沂州 夏四月黃巢與尚讓合軍保查牙山 六月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 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 用養疾上皆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 乙卯王仙芝陷 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 州戰死福奏求援

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 州自申蔡間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 冬十月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爲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供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合家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宮威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爲罪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旦疆兵盡付它人良將空還若劫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

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勉使安潛愧耻時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敗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籍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為聞奏朝野切齒以為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與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早行四不從黃巢寇掠斬黃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餘級巢遁去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十一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川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各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鞠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詔潁川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元也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為妄不設備時巢乘淺狹賊自賈

斬度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賀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而溫猶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皂裘而行將佐請知溫擐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來其眾名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陸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月壬寅詔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

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救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魯元裕為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為副使二月貶揚知溫為彬州司馬魯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黨歸之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遺天平節度使張勣書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荆南之功也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招討使魯元裕屯荆襄黃巢曰濮州掠宋汴乃以州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衛南遂攻葉陽崔詔發河陽

兵千人赴東都與官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宮闕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鎮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又詔魯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轅轅伊闕河陰武牢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魯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黃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夏四月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依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巖三表自

陳才短不能濟辦乞解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 五月

丁酉鄭畋盧攜皆罷為太子賓客分司 六月王仙芝

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

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為鎮海節度使 秋八月黃

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黃攻宣州不

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

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 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

魯元裕領平盧節度使 冬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

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黃巢

六年春正月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績分道擊

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勣等數十人

巢遂趣廣南彥徐州人師鐸 蜀人罕之項城人也 上

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為宰 人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

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為司 走兼侍中充荆南節度

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秦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

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為行營副都

統兼湖南觀察使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塞嶺

北之路拒黃巢 五月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瑒領南

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為之奏聞朝廷

不許巢復上表求唐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

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

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 秋九月黃巢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七

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詎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白桂州編大柁數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十月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衆北

歸為羣盜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最以輕騎逸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晟度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為招討使全晟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十二月以王鐸為太子賓客分司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張璠等屢破黃巢

乃復以攜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攷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弄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與諸王賭鴛鴦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救借其半鹽鐵轉運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而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高駢

奉改楊子院為發運使 三月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

將張璘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夏四月張璘度江擊賊帥王重霸

降之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眾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 以諸葛爽為北面行營副招討

五月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為振武節度使 黃巢屯

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招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詎知諸道兵已北

度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 庚戌黃巢攻宣

州陷之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兵勢

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爲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

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

乃必能濟辦但恐賊逆邇過淮宜急敕東道將士善爲禦備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潞水泰寧

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 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晟爲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九月黃巢衆號

十五萬曹全晟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

遂擊全晟破之 徐州遣兵三千赴潞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信於徐人館之

毬場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踈闕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潞水行

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犇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爰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為爰所襲引兵還兗州於是諸道兵屯激水者皆散黃巢遂悉眾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冬十月以諸葛爽為夏綏節度使 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兗之境 十一月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譔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宋玫使南討黃巢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為河陽節度使 初黃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

遠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 辛酉以河中都虞侯三重榮權知留後 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眾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為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眾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眾不能

潼關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
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
不憚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
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
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爲兵馬
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爲制置關塞糧料使珂
爲句當寨柵使令孜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
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爲副使癸亥齊
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
將士屢經戰鬪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
不見主人凍餒交逼兵械剝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

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
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
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允章迺之曾孫也田
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辛未陝州奏東都已
陷壬申以田令孜爲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
是日賊陷虢州以神策將羅元杲爲河陽節度使乙
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
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
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
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
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

托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饋餉之計
 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
 卿輩第行兵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
 徙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庫唯塵埃
 鼠跡顧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
 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
 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關志是
 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
 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
 始解士卒饑甚遂誼謀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
 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徵稅謂之禁院賊至倉猝官軍忘守

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為坦
 塗承範盡散其緇囊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
 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門之日巨寇已來
 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眾外軍饑潰蹋開禁院臣之失守
 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鑿
 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身死之語願與
 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
 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徵臣勝哥
 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
 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
 掘土填之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

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中禁院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安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爲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河中留後王里榮請降於賊癸未制以巢爲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爲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爲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

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爲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寬借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犇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旣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表看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爲百姓非知李氏不愛汝曹汝但安居無恐巢館于田令孜第其徒爲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

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
 上於道次請車駕暫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
 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捍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隣道勉建
 大勲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成子
 上至壻水詔牛勗揚師立陳敬瑄副以京城不守且幸興
 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為備擬庚寅黃巢殺唐宗
 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于
 含元殿書早繒為衮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
 鳳樓下赦書國號不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
 而著黃家日月以為已符瑞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
 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為皇后以尚讓為大尉兼中書令

趙璋兼侍中崔瑒楊希古竝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右
 僕射知左右軍事費傳古為樞密使以大常博士皮日休
 為翰林學士珍邠之子也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
 而相之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屯櫟陽黃巢將碭山朱溫屯
 東渭橋巢使溫誘說之爽遂降於巢巢以諸葛爽為河
 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
 杲逃犇行在鄭畋還鳳翔名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
 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
 因悶絕仆地斃傷其面自午至明且尚未能言會巢使者
 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
 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
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
指血爲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
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隣道會兵
討賊隣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
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分財
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
軍收復京師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
復其官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鄩太子少
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唐從
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

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
市將作監鄭基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左金
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
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
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
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
始得食上問康卿爲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
濬員外教臣上詔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 義成節度使
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
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
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

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
衆皆以爲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
弟黃巢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營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
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涇北陳敬瑄聞車
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
諸侍不豐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
使楊師立謁見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
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田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
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齋詔名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
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丁丑車駕至成都館於府舍

上遣中使趣高駢

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

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
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聞八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

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丙申加鄭畋同平

章事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

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

酋長李友金及薛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至絳州

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

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鴈門以樞

密使楊復光爲京城西南面行營都監黃巢以朱溫爲

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

趙戎因戍鄧州以扼荆襄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鋌將兵擊黃巢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竝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眾五萬寇鳳翔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踈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也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畋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宮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瞿禎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

得二萬人皆北方雜胡也於時西曠悍暴橫積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眾數萬苟無威望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名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為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靺迎之李克用帥達靺諸部萬人赴之羣臣追從車駕者稍稍集成都南在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誓不從月餘逃韓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詔以徽為兵部尚書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奏表自歸即以

為河陽節度使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
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鎮
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 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
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
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夏四月
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 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
黃巢以其將王玫為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玫
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為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
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
武功鄭畋屯藍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
帥眾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

五半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譟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
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軍
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帟為號
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訶知官軍不整
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
楚弘夫死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其敗死者什八九處存
收餘眾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
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所署同州
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開巢乘長安皆
帥眾犇鄧州朱溫斬溥謙釋巖使還商州 庚寅拓跋思
恭李孝昌與賊戰於王橋不利 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

為節度使 賊衆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
武皇帝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野鳥來集城邑
將空之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
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己未出屯東塘
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討
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岷降之岷嘗夜宴急召
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
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岷言及本朝復光
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
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岷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
祝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是夕復

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
岷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宗
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
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
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恭龐從等八人將之王建舞陽人韓
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恭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
溫戰敗之遂克鄧州遂北至藍橋而還 昭義節度使高
浚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 六月戊戌以鄭畋為司空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邠寧節度副使朱玫
屯興平黃巢將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 西
川黃頭軍使李鏗將萬人鞏威將五千人屯興平為二寨

與黃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馬仁厚將二千人益之
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為行在都
指揮處置使每四方首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
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秋七月丙寅令孜宴上客都頭
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
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常思難報豈
敢無厭顧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缺望恐
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上客如一則
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蜀曰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
東征成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
嘗征吐谷渾傷脇破賊練縫復戰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

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
解毒吐黑汁數升遂所部作亂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奏
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
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 上曰
夕專與宦官同處議上下事待外臣殊踈薄庚午左拾遺
孟昭圖上疏以為治法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
外尤當一體去冬重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
下悉為賊所屠獨北司平善况今朝臣至者皆身死崎嶇
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
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
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亦不宣慰朝臣臣備位

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况踈冗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收屏不奏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墓顧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卹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也東渭橋黃巢遣朱温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為節度使 秋八月高潯與黃巢將

李詳戰于石橋潯敗犇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巢以詳為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為節度使

九月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温戰于東渭橋不利引去 初高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隣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授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為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為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詬之

曰彼此夾江為節度使汝為大臣我豈坊門卒邪日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為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穰雉集之異耳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眾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眾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天平節度使曹全晷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為留後 十一月孟楷朱溫襲鄆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

道

鄭畋至鳳州累表辭位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以

李昌言為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十二月以感化留

後時溥為節度使

賜夏州號定難軍

王鐸以高駢為

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副都統辛未以周岷王重榮為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為左右先鋒使時溥為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為諸道行

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東北西
 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
 昌圖為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畷為判官直弘文
 館王搏為推官司勳員外郎裴贇為掌書記昌圖從謹之
 從祖兄弟畷畷之弟搏璵之曾孫贇担之子也又以陝虢
 觀察使王重盈為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黃
 巢以朱溫為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
 奔河中溫遂據之 已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畷為司空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務一以咨之以王鐸
 兼判戶部事 朱溫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 以李昌言
 為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為河南都統以右神策將軍齊克

儉為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兼轉野奉天節度使 賜用

坊軍號保大 夏四月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

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

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日蹙號令所

行不出同華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

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買人於官軍以為糧官軍或執山

柵之民鬻之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五月加淮南節度

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

壞袂大詬遣幕僚顧雲章表自訟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

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

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債平之

將崔安潛在蜀貪贖豈二儒生能戢疆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聖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卽軼道之災豈獨往日又曰今賢才在野檢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縮利則牢盆在手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一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如心爲用乎又曰朕緣又付卿兵柄不能剪蕩元凶自天長涸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不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與幾所以擢用元臣誅夷臣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

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與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魁首此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况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禮戢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冲人安得輕侮卿臣節旣虧自是貢賦遂絕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出奉天秋七月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爲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八月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温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

車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感知其將亡親將胡
真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以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
重榮溫以舅事重榮王鐸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使瞳
奉表詣行在瞳福州人也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
爲監軍所告黃巢殺之以其弟思鄴爲華州刺史 以朱
溫爲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使賜名全忠 冬
十月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爲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
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
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爲天
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
言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

害黃巢前日敗鹽虜身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累何利
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
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各取富
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
是也敬武卽發兵從濬而西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
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
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
共事相善彼亦有狗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
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
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
用諭鄭從謹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岷石路趣河

中 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郟推華陰鎮使王遇為主以華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為刺史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初克用弟克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鷓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皆黑衣故謂之鷓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請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長陽度河軍于同州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眞敗黃揆于沙苑已克用

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為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托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為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已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坑與和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大

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
遇亡去 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
克用分騎屯渭北 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搃藍田道三月
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于零
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
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已
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俟克復
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

夏四月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
進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

繼之賊衆大犇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
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暴掠無異於賊
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多遺珍寶於
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
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
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
遼同平章事升陝州爲節度以王重盈爲節度使又建延
州爲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爲節度
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
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
龍詔以崔瑒家貴身顯爲黃巢相首尾二載不逃不隱於

所在斬之。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爲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犖謂將佐曰：「巢不爲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爲仇，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羽子麓林分將之。孟楷旣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犖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怒，悉衆屯澠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犖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

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至百司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於碓，磔并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春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外驕軍難制，外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司徒門下同平章事鄭畋罷爲太子太保。九月，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澠水，加溥東面兵馬

都統 十二月趙雙遣人間道求救於隣道於是周岷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四年春正月黃巢兵尚彊周岷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并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全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 三月朱全忠擊黃巢九子寨拔之巢將陝人李唐賓楚兵王虔裕降于全忠 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雙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

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

圍始解朱全忠聞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爲水所成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子繁臺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却之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戍辰追及黃巢於中牟杜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溥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寬旬張歸霸及從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已巳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衆近千入東華

兗州辛未克用追至宛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六月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眾殆盡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請時溥遇少陀博野軍奪之拜斬言首以獻于溥秋七月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宴下詔巢妻姬妾汝曹皆動貴子女世受國恩何乃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

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皆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王徽知京兆尹事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爲鳳翔節度使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職命將出兵寇掠隣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號張晔陷汝鄭盧塘攻汴宋所至屠剪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長宗權爲

患

光啓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已卯車駕發成都陳
敬瑄送至漢州而還二月丙申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
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凄然不樂已已赦天下改元時朝
廷號令所在惟河西山南劔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藩鎮之亂

唐僖宗光啓元年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

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

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

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司

能贍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

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權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

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

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權鹽鐵使收其利以贍軍

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

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已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

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

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

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為秦寧節度使以秦寧節度

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河中

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軍援處存赴鎮 王重榮自

以有復京城功為田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孜

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搖藩鎮心詔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董君武閉城不內而還 冬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

怨朝廷不罪朱全忠

克用怨全忠事見諸鎮相攻

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

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

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

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

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

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

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

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曰

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合

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

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

敗死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

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

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

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

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

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

官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為樞密

使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

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

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間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

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

雞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

緯弒之孫也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鄴遇盜皆失之朝士追

乘輿者至盩厔為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為

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

再至播遷天下其忿疾之朱玫李昌會亦耻為之用且憚

李克用王重榮之疆更與之合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

松年至鳳翔遣召朱玫亟迎車駕癸巳玫引步騎五千至

鳳翔孔緯請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

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皆辭以無袍

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

子蒙塵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邪御史請辨裝數日而

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

此辭乃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

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

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留禁軍守石

臯為後拒置感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為節度使守散
 關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
 斬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
 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天散嶺李昌符焚閣道文餘將摧
 折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
 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纒入
 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臯軍潰玫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
 王熅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為玫所得
 與之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 二月王重榮朱
 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
 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它道以進山谷

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
 君涉棄鎮逃歸朱玫癸未鳳翔百官蕭道等罪狀田令孜
 及其黨黨昭度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官官得為
 相澈師知玄鄙澈所為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
 玄揖使詣澈啜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于西
 縣丙申車駕至興元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
 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鑾都將
 李鋌等敗邠軍於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使調本
 道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
 尚書左丞盧渥為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遵美
 為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伐三泉皆驛及神策軍使張

造帥四都兵屯黑衣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遥領壁州刺史將帥遥領州鎮自此始 朱致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通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昌矣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九僅能復京城天幸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爲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墜綱紀騷擾藩鎮名亂生禍致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脇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彌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遺曰主上播遷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致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已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新愆令致陳一幃前迫脇一行不容俟且罪皆在令致

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別兵邊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遣不敢聞命致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致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煚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于石臯驛致使蕭通爲冊文遣辭以文思荒落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爲之乙卯煚受冊致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溫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受冊 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晉暉

爲集州刺史張造爲萬州刺史李師泰爲忠州刺史五月
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爲太子太保自加侍中
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
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
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
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
河北戶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
高駢仍奉牋勸進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
襄王旣而玫自爲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與
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
兵五千下邠乘輿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却棄散關走行瑜

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言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
皆之食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
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
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
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
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煜遣
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
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之
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鑿輿播遷天下皆
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黜李煜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
書囚使者移檄隣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

番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六
 月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為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將兵二
 萬出金州與王重榮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曹
 州人與弟信皆為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李克用遣
 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
 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恟懼表至上
 出示從官拜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
 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葉鎮走
 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鋌扈蹕都將李茂真陳佩屯大唐
 峰以距之茂真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峰李鋌等擊却之金吾將軍
 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仞寨 長安百官
 太子太師裴瓌等勸進于襄王熅冬十月熅即皇帝位改
 元建貞遙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 十一月田令孜至
 成都請尋醫許之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
 為鳳州防禦使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
 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朱玫與其下謀
 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
 邠寧節鉞乎眾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玫
 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
 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

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犇河中王重榮詐為迎奉執燭殺之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王重榮函襄王燭首送行在刑部請御輿元城南門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燭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燭已就誅宜廢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扈蹕都頭李茂直領武定節度使扈蹕都頭楊守宗為金商節度使衛大將軍顧彥朗為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

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戊辰削奪三川都監

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三

月癸未詔偽宰相蕭道邛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眾斬之皆死於岐山時朝士受燭官甚眾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踈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夏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

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皆嚴兵為備巴西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上帝昭度曾其家於軍中誓誅

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
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真爲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秋八月壬寅朔李茂真奏隴州刺史薛知壽以城降斬
李昌符滅其族 丙子以李茂真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
使 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文德元年春二月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已丑至長安
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 二月己亥上

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于 軍
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
太弟監軍國事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
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吉朋于靈符殿遺制太

弟傑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卽位體貌明粹有英
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
尊禮大臣憂相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 冬十月

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于靖陵廟號僖宗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圓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袷衫侍從
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
禮官皆以爲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
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劔佩侍祠已酉
祀圓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卽位楊復恭侍援
立功所爲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
勅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它

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况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它日語微孔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

大順二年秋八月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軍中尉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假子龍劔節度使守真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為不可瓌怒訴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為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

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溫對不肯行稱疾
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
致詔命還復恭潛遣心腹張綰刺殺之

冬十月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
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天威都
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信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眾拒

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軍守含光門俟
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
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

取惡名眾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眾望見兵來遂
潰走守信與復恭擊其旗自通化門出趣陝元永安都頭
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復恭至

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真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
守厚亦復恭假子也 十二月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
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

自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
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從
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安坊至暮

乃定百官表賀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昭信防禦使馮
行襲逆擊大破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真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
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

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真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真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 二月李

茂真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真表求招討使不已遺杜讓能遂書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者有陰與三鎮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真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真為山南西道招討使 夏四月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

頗受重西門重遂惡之矣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犇鳳

翔李茂真由是益彊 五月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

中書令 秋七月己巳李茂真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

存犇興元茂真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

月辛丑李茂真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真

楊守忠滿存犇閬州茂真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二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真自請鎮興元詔以茂真

為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彥

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

真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秋七月李茂真恃功驕橫上

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真又上表略

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

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疆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
 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者人衡繡又曰軍情
 易變戎馬難羈唯慮旬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
 自此何之上益怒決討茂真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
 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真近在國門臣愚以為未
 宜與之太上御名然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
 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朕不能甘心為孱懦之主愔愔度日坐視陵夷卿但為朕
 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
 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
 之李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

敢避事况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心也顧時有所未可勢
 有所不能耳但恐它日臣徒受燕之誅不能弭七國之
 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
 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
 鎮夕必知之李茂真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
 容使西門君遂馬訢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
 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
 輿訴之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
 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報
 上命補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
 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神

策大將軍李鐵副之 九月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
 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于興平李茂真王行
 合兵近六萬軍于盤屋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
 真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真等進逼興平禁
 軍皆望風逃潰茂真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奔
 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遺茂真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
 出於杜太尉耳甲申茂真陳於臨臯驛表讓能罪請誅之
 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為解上涕下不自
 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制辭略曰棄卿士
 之威謀太上御名藩垣之深憂咨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

觀軍容使西門君遂于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
 羽于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詔再貶讓能雷
 司戶遣使謂茂真曰惑朕舉兵者二人也非讓能之罪
 以內侍駱全瓘劉景宣為左右軍中尉壬辰以東都留守
 常昭度為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為戶
 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
 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
 以立門戶終為緇郎所壞緇郎胤小字也李茂真勒兵不
 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冬十月賜
 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弘徽自盡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
 能舉枉錯直愛憎繫於一時鬻獄賣官聚斂踰於巨萬自

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鋌王超者爲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鋌超二人則教茂真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小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真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直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彥若爲御史大夫 邠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爲尚書令常昭度密奏稱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不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爲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真入朝太 以兵自衛數日歸鎮

六月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谿姦邪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谿鄴之孫也上師谿爲文崔昭緯恐谿爲相分已權故使崇魯沮之谿上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賊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爲朱玫作勸進表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賊唱賊且故事緇巾繆帶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豈於正殿慟哭爲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詈無所不至 秋七月李茂真遣兵攻閬州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三十一
四十一
拔之楊復恭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 楊復恭
守信守信將自商山犇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
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李茂真獻復恭遺守信書訴致
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
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
門生天子

二年崔昭緯與李茂真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
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鋌昭緯之族也李谿再
入相昭緯使鋌告行瑜曰邠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
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爲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
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真表稱谿女邪昭度無相業宜罷

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
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爲太子少師少子
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其子一節
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真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
氏子請以珂爲陝州珙爲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表奏
不許 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陽
鎮兵隸左右軍郃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初
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
河中行瑜建及茂真皆爲珙請不能得耻之珙使人語三
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昏姻必爲諸公不利請討之行
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珂求救於李克用行

瑜乃與茂真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五月至京師坊市皆
 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
 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
 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真流汗
 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
 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肅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
 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
 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
 庶不分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
 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寧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
 河東行瑜茂真各留兵三千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季

克用聞二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乘

月渡河入關 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

戶張濬竝為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為吏部尚書復其階爵

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濬為兵部尚書

諸道租庸使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外交

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緯以有疾扶

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張濬孔緯謫徙李克

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真韓建稱兵犯

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

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

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

珂迎謁于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行約棄
 同州走已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帥眾
 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車駕
 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
 克用表尚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
 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真假子也
 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
 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為不可輕離
 宮闕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
 左軍鼓譟震地上閭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
 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

著于樓楯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炎蔽天
 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為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
 既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上
 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眾繼至或
 傳王行瑜李茂真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為所迫辛酉以筠
 為實兩都兵自衛出啓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
 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渴死者三之一夜復為盜所
 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戶部尚書判度支及
 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
 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彥若王搏至莎城甲子
 上徙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

制置守衛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郝廷昱齎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科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鐠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乎會郝廷昱至言李茂真將兵三萬至盩厔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以薛王知柔為清海節度使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監鐵轉運使俟反正日赴鎮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亂者日相驚曰邪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晟不語河中趣去丁克用令進兵壬午克用發河中

八月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己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直為前鋒辛卯拔永壽又遣史儼將二千騎詣石門侍衛已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真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晟丕丹王允諭克用令且赦茂真併力討行瑜俟其殄乎當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為兄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為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為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張鐠為西面

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壯貌撫之曰兄方爲國之棟梁它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爲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昭緯罷爲右僕射以護國留後王珂盧龍留守劉仁恭各爲本鎮節度使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以李克用爲行營都統九月癸亥孔緯薨李克用急攻梨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真茂真遣兵萬人屯龍泉鎮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真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真自誅繼勳前已赦宥不可復制命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

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寧兵於雲陽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

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眞敗邠寧軍於梨園并殺千餘人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貶右僕射崔昭緯爲梧州司

馬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上以賜李克用克用令

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遁去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蘓文建爲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寧州招撫降人上遷居大內王行瑜

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真以兵五千救

之營於鎮西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克用 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脇乘輿皆李茂真及李繼鵬所為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福赴鎮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 李克用旋還渭北 加靜難節度使蘊文建同平章事 十二月乙酉李克用軍于雲陽 乙未進克用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自餘克用將佐

孫竝進官爵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古入謝恩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關輔不寧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真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而不言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自朕出幸以來茂真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真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廷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邠者王行瑜輩縱兵狂悖致變輿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都

邑人臣盡忠在于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用既去李茂真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為茂真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為河西節度使

三年夏五月戊子遣中使賜崔昭緯死行至荆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為快 初李克用也渭北李茂真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踈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棒塞保寧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

麾下數千人茂真以為欲討已語多怨望嫌隙曰太上下名茂真亦勒兵揚言欲誦關訟寬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丕屯三橋茂真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六月茂真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於婁館官軍敗績秋七月茂真進逼京師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表請幸華州上不許以建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

留甲午建誚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真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年矣西拒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乙未宿下邳丙申至華州以府署為行宮建視事於龍興寺茂真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置宮室市肆燔燼俱盡乙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胤崔昭緯之黨也故出之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戾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長陝人也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八月丙辰詔建開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

克用聞之歎曰吾威從余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貢下癡物為賊臣弱帝室是不為李茂真所擒則為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隣道發兵入援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乙丑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九月崔胤出鎮湖南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遷都洛陽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韓建懼復奏召胤為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靜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遠
 珙弟璵之孫也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扆為硤州
 刺史崔胤恨扆代已誣扆云黨於李茂真而貶之已亥以
 朱朴兼戶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偓為鳳
 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靜難節
 度使兼副都統 冬十月壬子加孫偓行營節度招討
 處置等使丁巳以韓建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真
 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
 不出師

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陸濟韶通
 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與兵故

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
 建白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測事端臣詳酌事體
 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為舉錯
 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
 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
 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䟽連上上不
 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
 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
 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有薄之恩垂無偏無黨之
 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奸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
 不為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

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於大雲橋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啓中朱玫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皆召還 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止無得入宮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立德王祐為皇太子仍改名祿 己亥罷孫倓鳳翔四面行營節度等使以副都統李思諫為寧塞節度使 二月乙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倓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為秘書監 詔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太子

道殷以天文將作監許敬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

誣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倓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

夏六月李茂真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真為西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 覃王赴鎮李茂真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 秋七月韓建移書李茂真茂真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 八月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真令宰相議之

宰相切諫乃止 延王戒丕還晉陽韓建奏自陛下即位以來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變輿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則社稷之福上曰何至於

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儀睦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 貶禮部尚書孫僂爲南州司馬祕書監朱朴先貶夔州司馬再貶郴州司戶 九月以彰義節度使張璠爲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真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真官爵復姓名宋文通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卽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

朝廷社稷始爲姦臣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道古青州人也光化元年春正月上下詔罪已息兵復李茂真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 李茂真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獎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初王建攻東川顧彥暉求救於李茂真茂真命將出兵救之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真韓建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爲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思敬督其役旣成二月建自往視之 復以李茂真爲鳳翔節度使 秋八月庚戌

改華州為興德府己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

楊行密據淮南

唐僖宗中和二年初淮南節度使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又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頗言公私利病駢益竒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珙馮綬董瑾命分楚姚歸禮素為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踈用之又引其黨葉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洽稟村民以術干駢無所遇貧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

寵待埒於用之殷始自鄱陽入印之光言於駢曰玉皇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為理公善遇之欲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為神補隨鐵劇職駢嚴潔甥董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搥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童大聞其腥穢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生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它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

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
 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
 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
 之非為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
 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
 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
 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
 之自謂潘溪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
 穆公之壻也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
 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甚用之曰玉皇以
 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筆誦

限亦滿必得陪幢節曰歸上清身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
 木鶴時着羽服跨之口夕齋醮煉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
 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舉動禱祈及得志白駢崇大其
 廟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用之又言神
 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
 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
 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
 不之悟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
 膺鳴指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
 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
 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

之募險儇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一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驍即以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置置將吏如帥府器械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自餘人自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輪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乃言於驍曰神仙不難致但懷學道者不能絕俗累肯降臨耳驍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然後見升起纏

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驍矣

三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愨爲廬州刺史行愨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連使出戍於外行愨過辭都將以其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愨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入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驍請以自代驍以行愨爲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驍用之橫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無相累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爲時由數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

黨會倡家歸禮潛使人藝其室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騎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之密以語行愍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爲備舉軍盡殪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愍

四年春三月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漢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漢狀示用

之用之日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虞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慙遂禁漢出入後月餘以漢知舒州事羣盜陳儒攻舒州漢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神福洛州人也久之羣盜吳迥李本復攻舒州漢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訥等將兵擊吳迥李本擒斬之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頴擊走之

光啓二年夏四月壬子朱玫奉襄王煇權監軍國事承制

封拜五月以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用之
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
以從已諸所施爲不復咨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
蒂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
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爲晚矣用之問策安出
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明日與瑾共爲書
一緘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知者

冬十二月壽州刺

史張翽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愨遣
其將田頔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于褚城滁州刺史許勅
襲舒州刺史陶雅奪廬州高駢命行愨更名行密

三年夏四月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

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爲所

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

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曰是

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

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劔女師鐸密與之謀神

劔以爲無是事神劔名雄人以其善用劔故謂之神劔時

府中藉藉亦以爲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

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爲累師鐸疑未決會駢

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共疏用

之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給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欲

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宜備之師鐸問神劔曰

昨夜使司有文書翦胡不言神劍不寤曰無之師鐸內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神劍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况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挫刀頭事此妖物邪要罔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遽命取酒割臂血漉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爲行營使爲文

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爲行營副使神劍爲都指揮使神劍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爲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謂騎以白高駢呂用之匿之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爲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喧噪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

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懷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紇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迎彥爲帥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扎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往不必利於已甲寅遣其所部擊副使許戡齊駢之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殺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駢舊勳和勞聞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

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卽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寤于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于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自是高吕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間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錡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

并駢委曲至楊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
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
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
兵三千至楊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
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
戰格以應師鐸師鐸入城以內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
戰于三橋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
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
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
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
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時鄭漢章等各選官有差

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
黨不多諸門未有守者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夜
自教塲門出北師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
府城此轉禍爲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
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
雄至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
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
及諸倉庫丙寅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
孫約至宣城趣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射鄰者舉兵蓋
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令公坐自龔警不能區理故順衆
心爲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

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它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它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不以爲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

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爲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於牛閭寶貨悉爲煨燼已已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南第自城陷諸軍大掠晝夜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石宏爲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爲鹽鐵使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及大器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螭龍威鳳數十萬事悉爲亂兵所掠歸于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自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塚占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霸獲其書杖

祀皆斷手足剝目截舌然後斬之 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眾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 張神劔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漢秦司空之命神劔怒亦以其眾歸楊行密及海陵鎮遏使高勳勳溪人劉金盱貽

人賈令威悉以其眾屬焉行密眾至萬七千人張神劔運高郵糧以給之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事仍以畢師鐸為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鏗為宣歙觀察使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為八寨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 六月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 秋八月秦彥以前蘄州刺史張雄兵彊真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貿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袋一得糠五升

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行密丁卯彥悉出城中
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
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
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
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休爲公
破之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麩米於一寨使羸弱守
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
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麩米伏兵四起
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壑皆滿
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
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者火革帶

食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爲厭勝外圍
益急恐駢黨有爲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州
分野極災必存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巨時
殺駢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
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冬十月秦彥遣鄭漢
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犇高郵霸
犇海陵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
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書以
董泥爲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
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
何頗感而已外圍益急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

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巳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裊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鬪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犇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爲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韓問聞之赴井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行密自稱淮南留後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爲蔡人所得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未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座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頌之上儒分兵掠隣州未幾衆至數萬以城下乏食與彥師鐸襲高郵辛巳高郵鎮遏使張神劔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阮之明日殺神劔於其第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遏使

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于廣陵戊戌霸與弟晁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晁約爲兄弟置其將卒於法雲寺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楊行密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不之已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又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地皆赤高晁出走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在天長也 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鎰埋於所居克城之口願

下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頔鞠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乘其入靜縊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爲節度使是日腰斬用之怨_之裂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曾桎梏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饑弊已_矣蔡賊後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勣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 朱全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爲淮南節度副使又以_正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

文德元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彥等之歸秦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爲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爲馬軍使張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復爲諸將合仙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爲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夏四月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韓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爲

進取之計從之秋八月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錕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採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錕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孫端張雄爲趙錕所敗錕將蘓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錕兄乾之自池州帥衆救宣州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于九華破之乾之犇江西以雅爲池州制置使昭宗龍紀元年夏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

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六月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

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鏗鏗將犇廣陵田頽追

橋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

徐溫獨據米困為粥以食餓者溫胸山人也鏗將宿松周

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為裨將鏗既敗左右皆散

惟李德誠從鏗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誠西華人也行

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朱全忠與趙鏗有

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白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

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為折

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孫

儒遣兵以廬州蔡儒以州降之 冬十月以給事中杜

儒休為蘄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為制置指揮

使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頽等攻常州 十一月田

頽攻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陵

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十二月戊寅孫儒

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頽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

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 大順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度淮聲言救

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 二月龐師古引兵深入

淮南已巳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 楊行密遣

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

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頽敗劉建鋒於武進敬言

仁義額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慎縣人也 三月賜宣歙

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為節度使 夏六月孫儒求好於

朱全忠全忠表為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復為

仇敵 秋八月丙寅孫儒攻潤州 蕪州刺史杜儒休

到官錢鏐使沈粲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蕪州粲奔孫

儒 九月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閏月

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蕪州 冬十二月

已丑孫儒拔蕪州殺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

遁儒使沈粲守蕪州又遣其將歸借道守潤州

二年春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於西自潤州轉戰

而南田詭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

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眾心危懼夜使

其將合肥臺濠將五百人屯溪西濠使士卒傳呼往返數

四從立以為大眾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

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

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 夏四月楊行密遣將劉威

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于黃池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

也孫儒軍于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楊州使其將

康晔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 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

和滁康晔降安景思走 秋七月朱全忠遣使與楊行

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

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

側之惡於是采獲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城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 乙未孫儒自蘄州出屯廣德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 冬十二月孫儒焚掠蕪

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蘄州儒隻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口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而來利在速戰宜也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

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 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歸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旣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友規廬州人也 二月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爲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行密別將又取潤州 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

密聞儒疾瘡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
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頔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
降於行密丁酉楊行密帥衆歸揚州秋七月丙辰至廣陵
表田頔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
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
千里掃地盡矣秋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同
平章事以田頔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爲潤州刺史孫儒降
兵多蔡人行密遣其尤勇健者五百人厚其廩賜以早衣
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味四隣畏之行密以用
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勗曰兵火之
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
隣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
自實行密從之田頔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
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
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鞅取其金行密知
而不問它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
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
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
歛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冬十一月廬
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
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
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

討儔

二年夏四月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田
頽自宣州引兵會之

秋七月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

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爲效

之八月丙辰楊行密遣田頽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

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爲刺史者多貪暴猶

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請聽

命行密卽以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

還朝樞遵慶之曾孫也冬十月舒州刺史倪卓棄城

走楊行密以李神福爲舒州刺史

乾寧元年春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降楊行密

五月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楊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

朱延壽等救之冬十二月吳討畏杜洪之逼納印

代于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黃州

二年春二月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

丘討之三月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濠或備

供帳行密不悅旣行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

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甚慙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

史張璠丁亥行密圍壽州夏四月楊行密圍壽

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執

刺史江從勗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

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極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爲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

三年夏五月淮南將木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自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垂帛往說之許以昏壽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數曰公

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以敬章爲左都押牙公鐸爲右監門衛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

四年春二月詔以楊行密爲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 夏四月杜洪爲楊行密所攻求救於

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黃州刺史聶章聞友恭至棄城擁衆南保武昌寨 五月辛巳朱友恭爲浮梁

於樊港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聶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敗走 朱全忠旣得兗郟甲兵益盛秋九月乃大舉擊楊

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趣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趣壽州全忠自將也

宿州淮南震恐 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爲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奕碁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璿將五千騎潛度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士卒營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皆潰高使也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師古敗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泲水從周筆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遇後都指揮使牛勣

乘馬步關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遣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知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南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光化元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爲都統討楊行密詔不許

二年春正月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于呂梁

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 朱全忠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淮南兵已退乃還

三年加楊行密兼侍中

天復二年春三月上以左金吾將軍李儼為江淮宣諭使書御衣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為武寧節度使未延壽為奉國節度使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悉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李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節度

使巴頽欲圖之募弘鐸人造戰艦工人曰馮公遠求望本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頽曰第為之吾止須一用弘鐸將馮暉頽建說弘鐸先擊頽弘鐸從之師衆南上聲言攻洪州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六月辛巳頽帥舟師逆擊于葛山大破之馮弘鐸收餘衆沿江將入海楊行密恐其為後患遣使犒軍且說之曰公徒衆猶盛胡為自棄於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衆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常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其廩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迺請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

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廼曰頗記求
潤州時否公廼謝曰將吏各為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
曰爾事楊叟如馮公無憂矣行密以李神福為昇州刺史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
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又不行
葭蒿堙塞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又雨重載不
能進士有饑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
行密攻宿州又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 冬十月李
儼至揚州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案
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拜然後下

三年春正月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

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為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
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
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
所仰已得鄂之半矣 三月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

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為公焚之建峯未之信
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臬乘輕舟至灑口
舉火炬於樹抄洪以為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夏四

月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勅將萬人屯灑口
遣使詔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真節度使
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淮之地以自
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

署謂之和州載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衆掌書記李璉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仇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璉愷之五世孫也五月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荆江口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鬪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士神福遣其將秦裴揚成將衆數千逆擊汭於君山火破

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勅聞之亦引兵去初寧國節度使田頔破馬弘經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歛爲巡屬行密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頔頔怒曰吏知吾將下獄邪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頔兵彊財富好攻取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頔不從及解釋錢鏐頔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頔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頔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頔有良將曰康儒與頔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爲廬州刺史頔以儒爲貳於已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頔遂與圍練使安仁義同舉兵仁義悉焚東塘戰艦頔遣二

使詐爲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將尚公
迺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召李
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
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頔已丑安仁義
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
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
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
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之行密夫人朱
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頔通謀頔
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
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荀鶴池州人也

九月朱延壽謀頗泄楊行密詐爲目疾對延壽使者
亂所見或觸枉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
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
之陰令徐溫爲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
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
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
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
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燧焚府舍曰妾誓
不以皎然之軀爲仇人所辱赴火而死延壽用法嚴好以
寡擊衆嘗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
以違命立斬之田頔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

福自鄂州東下，願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願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願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機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陽敗，引舟沂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壇建遂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之，還錢鏐，剖其心以祭。

周渭、願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行密遣連水制置使臺濠將兵應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濠擊願。田頔聞臺濠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濠營寨福小，纔容二千人。願易之不召外兵，濠入願境，番陳而進。軍中笑其怯。濠曰：「願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冬十月戊辰，與願遇於廣德。濠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願將，皆下馬拜受。濠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願兵遂敗。又戰于黃池，兵交，濠僞走，願追之，遇伏，大敗。犇還宣州，城守濠引兵圍之。願亟召蕪湖兵，遠不得入。郭行悰

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眾降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頔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十一月乙亥田頔帥死士數百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頔之踰濛而鬪濛急擊之頔不勝還走城橋墮馬斬之其益亦猶戰以頔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頔同盟出少相善約為兄弟及頔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李神福為宣國節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合肥駱知祥善治金穀觀察牙推沈文昌為文精敏嘗為頔草檄罵行密行密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文昌為節度牙推文昌湖州人也初頔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傳瓘其母及言立都虞候郭師

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頔之婦弟也頔敗傳瓘歸杭州錢瓘以師從為鎮東都虞候

天祐元年春三月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秋八月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為招討使神福尋卒宣州觀察使臺濛卒以其子涯為宣州觀察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為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

義不從茂章為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眾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譴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為汝功且以愛妾贈之乃擲弓於地德誠掖之而下并其子斬於廣陵市

一月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行密以存為鄂州觀察使冬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揚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徽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王建據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

為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初崔安潛錮許昌令孜為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鍾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夏六月庚寅陳敬瑄至成都

中和三年秋七月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眾散去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眾與之俱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二建帥眾數千逃犇行在令孜皆養為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

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

光啓元年秋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爲三川及峽內諸軍都指揮制置等使

二年夏四月田令孜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

三年春三月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住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且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西戰之地無以又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

表其罪與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嘉溪洞苗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茂不濟矣部將基母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已冬十一月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爲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

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當往省之因見陳大師
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
兵二千與從子宗鉞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建至
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义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
室安肯為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
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遂拔漢州進軍
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
諛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
歸矣因令致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髮
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
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中道

敬瑄告難於朝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之
皆不從

文德元年春三月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
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 夏五月陳敬瑄方與王建相
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其母
諫以為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為
根本建曰吾在軍中又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
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而佐之則
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
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
為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

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礎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常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曹思勣等所在擁兵自保眾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皆率眾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 陳敬瑄田令孜聞常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已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

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叢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 十二月丁亥以常昭度為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為行軍司馬副帥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 冬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大順元年春正月壬寅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彭

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
 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 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
 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卷 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
 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為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
 都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發
 城中民戶一丁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夜則登城擊
 柝巡警無休息竟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閣門外建
 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降於建
 建以有遷知州事 夏四月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
 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
 之以徐公鉢代為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

于建丙子魏道士蒙又武擊執茂州刺史謝承因降

六月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眾救成都己未

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

承簡舉城降建 秋八月王建退屯漢州 陳敬瑄括

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捶楚使各自占凡有

財者如匿賊虛占急徵咸不聊生 九月邛州刺史毛

湘本田令攷親史王建攻之急食盡殺兵不至壬戌湘謂

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

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

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

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獫經營蜀雅冬十月癸未朔建

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李公鉢舉城降建
二年春二月帝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
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令
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 夏四月成都城中乏食棄兒
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帝昭度
昭度曰滿城饑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
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饑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
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
筒百餘錢餓殍狼籍軍民羸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
更爲酷法或斷腰或斜斃死者相繼而爲者不止人耳目
既熟不以爲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

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
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
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建昌大功垂成
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帝公還朝建功成都克而
有之建表稱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更命以圖成功
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
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
敬瑄疥癩耳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以度猶豫未決
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詣歸保於行府
門嚮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節節授建牒
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遂至新都晚

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劔門卽以兵密之不復內東
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堠亘五
十里有狗屠王鷄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建
遣之鷄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 將遁矣出
則鬻茶於市陰爲吏民稱建英武軍勢 當是敬瑄等
懈於守備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 渥詐降以覘
之敬瑄以爲將使秉城旣而復以詐得歸 由是悉知城
中虛實以渥爲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 王宗渥 秋
八月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 巡內州縣率爲
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 爲據新都彭州
道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 孜登城謂建田

老夫鄉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何
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
是夕令孜自攜兩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
泣謝請爲父子如初壬寅敬瑄開城迎建癸卯建入城自
稱西川留後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改
謂敬瑄曰三兄尊重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曰具其事
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
軍事皆不由已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
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 贖之癸丑建
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
王宗本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 九月

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 冬

十月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為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

平軍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土用人各

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各者多因事誅

之 十二月以顧彥暉為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

旌節 楊守亮使楊守厚囚道弼奪其旌節欲久攻梓州

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

王宗弼救東川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

嘗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寨守

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侃以建謀告之彥

暉乃以疾辭

景福元年威武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二月

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堯將兵二千會

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堯斬之辛

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成都

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瑋將兵五萬攻彭州坦晟逆

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

營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

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

遁 二月左神策勇勝三部都指揮使楊子實李遷子

釗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

子帥其眾二萬降於王建 楊晟遺楊守真楊守忠楊守

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直等從之神策督將竇
行實成梓州守厚密誘之為內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
顧彥暉斬之守厚遁去守直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劍
間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守
忠於鍾陽斬獲三千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鉞斬
獲三千餘人降萬五百人守忠守厚皆走 秋七月王
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
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為常有軍士王
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為兵度諸將惟比寨王宗
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
割四州次授之偽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

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王也
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
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
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為奴婢使父子兄弟流
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戰渴
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王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
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
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
而返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為之盡
策乘虛犇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洵虜者稍遠
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薪土

填壕為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通其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之以牙舉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洵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想收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為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榜帖既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歡

如鼠見狸誰肯不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有自軍前寄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設置曹局撫理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後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為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踊躍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亡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時多瀝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瀝麻毀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建得

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明日榜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斤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秋八月辛丑李茂真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信楊守直楊守忠滿存犇閬州 冬十二月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整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鄭瑄使於朱全忠全忠問蜀閣瑄極言其險全忠不信瑄曰句不以聞玆誤公軍機至忠大笑

二年春正月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李茂真欲撫之使從已奏請更賜彥暉節詔以彥暉為東川節度使

茂真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真絕乃許之

一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田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它人當

路斬蛇叔孫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於閭外牛機恐失於穀中涓宿之孫也

乾寧元年夏五月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于女牆丙子西川兵登城楊晟猶帥眾力戰刁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

彭州馬步使安師建欲使之下將泣謝曰師建誓與
 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作遂死為惠而論之不
 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劬氏權名
 曰宗訓又更王釗名曰宗謹李縮姓名曰王宗之秋
 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降王建
 二年秋九月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甲戌
 軍于綿州時王鎮犯關 冬十一月雅州刺史王宗侃
 攻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顯斬之 十二月甲申閬州防
 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亮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
 奔王建 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
 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與兵討之戊子華

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 丙申王建
 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為東川兵所擒顧彥暉畜以為子戊
 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部兵二千降於建
 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 閏
 月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于王建 夏五月丙戌上遣
 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
 解荆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沂江陵地盡取濱江州
 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棄黔中收餘眾保豐都存又引兵
 西取渝涪二州汭以其將趙武為黔州留後存為萬州刺
 史趙武數攻曲郡王建肇不能守與存皆降于王建建忌
 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彊曰公之總攬英雄以圖霸業

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成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
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
名曰王宗播 秋八月癸卯以王建為鳳翔西面行營招
討使

四年春二月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
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壽為鳳翔西面行
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于玄武關徽本姓楊名崇
本茂真之假子也 庚申王建以火雲 知兵馬使王宗
侃為應接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趨 州大勝都知兵
馬使王宗阮為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辛未
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

敬儒峽路始通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 田徧將守劔門西
州將王宗播擊擒之 夏四月以右諫議大夫李洵為

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彥暉 五月丙戌王建以

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
曰王宗滌 六月李茂真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

罷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真為西川節度使
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丙寅宣諭使李洵
至梓州已巳見建於張杞若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
可奪也 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九日癸酉朔圍梓州

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並東川三年士卒
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

無謀欲為偷安之計皆啗以厚利恃其殺援故堅守不下
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
兵則彼之所恃反為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德權許
州人也 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
月壬子知遂州侯紹帥眾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眾
千人戊午鳳翔將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建攻
梓州益急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弼
自歸于建酒酣命其假子瑤殺已及同飲者然後自殺建
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
以王宗滌為東川留後 十二月壬戌土建自梓川還
戊辰至成都

光化元年壬午五月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
節度使 夏五月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滌為東川不

後乃召別為崇望還為兵部尚書仍以宗滌為留後 秋

九月己丑東川留後王宗滌言於王建以東川封疆五千
里文移往還送勤踰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為一鎮
建表言之 又十月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滌為節度

使

三年春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夏

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綰同平章事 秋柒月

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
置等使

天復元年春三月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來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爲留後

閏六月道士杜從瀆以妖妄

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王建遣王宗黯將兵會東川武信兵討之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瀆平之

二年春二月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志棄鎮奔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爲利州制置使

秋八

月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佛脩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爲之死戰何以自保宗播令兵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不城四寨軍校蔡承厚攻西縣矢

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建自砥其創膿潰鏃出王不播屯馬般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于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萬弘終日縱酒俳優亦加戲謂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詔以王宗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爲宗滌姓名應之王宗信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成都爲之

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
後道襲圍州人也始以舞董事建後浸預謀蓋 九口

戊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冬十月王建
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為興州刺史

三年夏四月王建出兵秦隴乘李茂真之弱也遣判官
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與之

宴殷言蜀中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
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

馬大闕於星宿山官馬八十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
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

遂及茲故 秋八月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

守司徒進爵蜀王

天祐元年春二月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 時

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為北路行營
揮使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

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 表聞王建賦
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

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歛稍
損

二年冬十一月昭宗之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
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高勣為建謀使武定

使王宗綰諭卿曰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

凡上二十表皆不報尋有士卒自汴來聞先帝已權朱
忠弒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思為先帝報仇不知今
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卿乃還

三年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回舞蹈號
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部改
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

後梁武帝開平元年秋九月蜀王會將佐議稱帝
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
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
臣賊在
不同為惡

王不從涓杜門不出王用安撫
掌書記常莊之謀帥
吏民哭三日已亥即皇帝位
蜀辛丑以前東川節

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為中書令韋莊為左散騎常侍判中
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為內樞密使莊見素之孫
也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
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
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無
其次子祕書少監宗懿為遂王

